

特稿

# “必须用AI写”的论文比赛

悬而未决的边界

本报记者 王倩 李楚悦



AI生成图

Deepseek、文心一言、Kimi、ChatGPT……这些AI大模型的名字，并出现在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栏第一行。它们的后面才跟着人类研究者。

这不是科幻场景，而是一次真实的征文投稿署名。

去年10月的一个周二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发布一则“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公告，其中最具有颠覆性的一条规则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是AI，人类只能作为共同作者或通信作者。

微信评论区很快炸锅：“目的何在，难以理解！”“我的毕业论文第一作者可以是AI吗？”“如何判断AI确为第一作者？如何保证AI作品的知识产权正当性？”……

更激烈的反应来自学术圈内部。支持者盛赞活动“打响学术起义第一枪”，反对者则称，华东师大做的事情是“让人类跪倒在人工智能面前”。

华东师大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张治坦言，开启这场征文，内部也曾历经多轮争论。但现实是，当前硕博论文的AI渗透率已超60%，与其让AI在灰色地带无序使用，不如主动搭建一个实验场，在可控的环境下探索人机协作的边界。这不是在鼓励取巧，而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提前寻找答案。

## 一场社会实验

AI深度介入科研流程后，大学教育是其产生影响的重要环节。

学生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问AI。从课堂作业、PPT到知识点理解、论文文献综述，高校学生早已从查阅资料、啃读文献、苦思冥想，转为和AI一起学习工作。

“你倡导的，大家已经不遵守，用各种方法作弊。我们不能装作看不见，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子。必须建立新的规范。”张治说，不论是课程论文还是毕业论文，使用AI几乎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

前不久，湖北青年教师黄骏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取消自己开设的论文写作选修课。原因是他详细提出文献综述规范后，提交的五六十篇作业里，有一半以上用AI直接生成，且破绽明显：生成虚假参考文献、引用20世纪生僻英文著作……

面对学生论文，张治感到苦恼，我觉得不像人工书写，问他是不是AI帮忙写的，他说是自己写的，查重也合规。你很难证明这不是他亲自完成的。”

华东师大的这次征文活动，被张治总结为教育学者的“一场社会实验”，旨在回应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写作AI渗透率越来越高的现实问题。

实验的灵感来自大洋彼岸。去年夏天，斯坦福大学的“科学AI智能体开放会议”，是全球首个明确要求AI为第一作者的学术会议。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看到这个消息，召集张治在内的同事一起讨论：既然“AI for science(AI赋能科学)”的实验有了，是否可以办一次“AI for socialscience(AI赋能社会科学)”的论文写作探索？

最初，团队里的肖敏博士是内部头号反对者，“用AI撰写论文，这几个

字就让人感觉在冲击学术伦理”。但仔细查看斯坦福的活动设计后，肖敏被说服了，“他们也希望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充分实践和探讨AI的使用”。

这场征文活动由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华东师大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华东师大智能教育实验室联合发起。在征文活动中，并非让人类完全退场，而是构建一套人机协作模式：人类既是学术任务的发起人与AI工具的选择者，也是最终的价值判断与作品集成者。张治认为，这四重角色意味着人类并没有缺席这场科研活动。

根据比赛要求，参赛者需提交两份核心材料：论文本身需明确标注AI生成内容的位置与占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说明表》则要详细记录工具选择、指令设计、人工修正等全过程。

“AI作为第一作者”的要求在学界引起的震动，超出张治的预料。有学者担心，人类若沿用这种方式会导致缺席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一位校外的知识产权法教授致电华东师大大的校领导，表达疑问：“AI在法律主体都不是，何来著作权？”

在第三届中国科技伦理论坛上，袁振国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国豫围绕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展开对话。谈及“AI作为第一作者”的征文要求时，袁振国说，“我们聚焦未来教育研究，想探索AI作为主笔到底能在思想上如何创新，是否能提出‘人无我有’的观点。我们更关心：在整个过程中人机如何协同？创造的本质是什么？谁来判断创造的价值？谁来承担伦理的责任？”

“中国从不少缺少征文活动，但华东师大此次实验的核心，始终在于‘AI作为第一作者’这一身份设定。”张治说，评选标准聚焦于“AI是否写得更好”。

评审过程也采用新方式：AI初审，专家复审。AI负责核查生成内容标识合规性，并从科学性、创新性等维度打分；人类专家则在不看AI分数、“盲评”前提下，聚焦研究的理论意义、人工校验完备性与技术应用适切性。

征文截止时间前，共有800多篇论文投递而来。

## 不同协作关系

参赛选手中，不乏资深的高校老师。看到“必须以AI作为第一作者”的征文启事时，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副教授董辉眼前一亮。

正是这条要求，让他和研究生孙铭阳决定“撒开手试试”。他们的论文题为《人工智能时代学校组织变革的再审视：基于技术史的视角》。

在尝试和AI一起写论文前，董辉对这个需要宏观历史视角和想象力的议题迟迟没有动笔。这是他萦绕心头已久的议题：在技术的浪潮，尤其是当下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形成于工业时代的学校组织形态，真的会迎来颠覆性变革吗？“我们想体验一下跟模型和工具深度结合，做一个教育学领域里的话题，会是什么样？”

多位作者提到，整个论文创作过程是密集的“多轮交互”。一个问题抛给AI，最初的回答往往只是一个粗糙的雏形。“当人类参与其中多次打磨后，最后的成果是你怎么简单问AI都答不出来的东西。”孙铭阳说。

熟练的参赛者会将任务逐层拆解，从大纲到每一小节，甚至具体观点，一步步与AI推敲。

董辉认为，这区别于仅将AI视为文字润色的“工具”，而是将其定位为“合作者”。这种合作带来显而易见的效率提升。“它很快能做出一个demo(样稿)呈现在面前，哪怕是个‘靶子’，也让我们知道下一步怎么改。”

不过，效率的背后是深度的损耗。他们发现，即便是“喂给”AI的文献，AI的理解也时常出偏差。为保证质量，他们不得不采取“精读与泛读结合”的模式：先由人“吃透”核心文献，再带着AI细化。这个环节消耗时间，却似乎难以绕过。董辉感慨，要期待高质量的产出，这种精细的“喂养”与互动，目前看来无法替代。

另一位参赛者、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副教授徐韵则从她的研究中，体会到另一种协作关系。

徐韵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大语言模型评测。她选择了7至8个国内外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和教育垂类的AI模型，构建出一套评价体系，“让这些

大模型去做不同的音乐教学设计，把这些呈现方案再进行评测”。

这篇论文中，大模型深度参与研究的各个环节，尤其在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阶段。在传统研究中，指标框架的构建与修订通常采用德尔非法，需要研究者组织多位专家进行多轮背对背意见征询，这一过程往往耗时耗力。而引入AI，徐韵的研究实现了对框架的快速预测与迭代反馈。

徐韵觉得，在深度协作过程中，人与AI之间的关系，既近似于“甲乙双方”，也类似“师徒”：大模型凭借其海量知识储备，快速生成多种方案，如同提供服务的“乙方”，人类专家则扮演“甲方”角色；同时，人类的专业判断与经验也影响大模型的输出，对方案进行层层审阅与修正，这种“指导—反馈—调整”的循环，体现出“师徒”般的互动。

如果说老师的尝试更像有计划的“课题日常”，那么学生对AI的使用则更为日常与熟练。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思梦完成参赛论文初稿，只花了不到一周时间。“过去这种体量的数据处理和代码调试，可能需要一个月。”

更年轻的参与者则展现更极致的效率。华东师大物理师范专业大四学生张琪和陆欣桐，搭建核心框架仅用了一两个小时。

00后张琪的大学生活伴随着AI技术的飞速迭代。大一时，她曾在参加的创新大赛中接触过内测版本的AI，早已习惯与AI对话，“需要让AI扮演一个角色，同时告诉你你具体的要求”。

这种协作并非毫无障碍。张琪发现，即使在详细指令下，AI生成的问卷仍需人工调整。比如，受访人回答问卷的内容容易受环境影响，有可能出现乱答情况，这就需要人来仔细判断问卷内容的有效性。

但她感到，与三四年相比，如今AI的“幻觉”(编造信息)问题已大大减轻，引用的数据、文献大部分也更可靠。

## 对未来谨慎探路

作为主办方，华东师大的教育学界对人与AI协同抱有诸多期待，最关心的议题是：能否催生出“爆炸性创新”？

当实验从思想碰撞进入成果评估阶段，更实际的挑战无法回避——人机协作的边界在哪儿？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夏波的日常就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他所在的杂志社主要接收高校硕博生投稿。实践中，夏波有自己的处理标准：若AI检测显示60%—70%高疑似率，可能直接退稿，若在20%—30%区间，但观点确有价值，他会将检测报告发给作者，要求修订。

但AI检测本身并不可靠。“纯人写的也可能被误判。”夏波遇到过一些荒诞的情况：一篇初查显示30%AI疑似率的投稿论文，经编辑规范语法后，AI率不降反升。

AI仍在快速发展，目前几乎无法制定统一的应对规范。

去年，夏波收到一篇印象深刻的投稿，观点独到、文字清爽，“太完美无瑕了，有点反直觉”。夏波用了AI检测工具，结果显示AI率100%。他拨通作者电话，作者否认使用AI润色，只说有一些内容与AI做了多轮对话，他把这些对话内容写进了文章。

“我猜测他用AI润色了原始文本，导致整个文本特别规整。但从观点内容来看，确实是人去做了研究后的原创观点，很有质量。”最终，这篇文章还是发表了。

夏波记得全国首例“AI文生图”被判享有著作权的司法案例。在他看来，如果核心观点是人的独创，即便文本经由AI深度润色，其价值也应被认可。

“底线是反对‘偷懒地使用’。”夏波强调。

一位反感检查论文AI相似度的教授曾在讨论华东师大征文活动的文章下留言：“只要文章质量高，AI相似度为100%也根本无妨。变革一定要大胆而彻底。”

“我们对于技术应用始终还是瞻前顾后。”董辉觉得这次征文活动，正是一次安全且正当的练习。传统上，作品的原创性常与作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挂钩，体现个人的“想法”；但在人机融合的时代，时间和精力可由机器分担，评价重心应转向如何将想法系统化论证、展示的“知识能力”。

那么，AI能当第一作者吗？“联合作者肯定没问题！”徐韵回答干脆。这次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她体会到一种教学相长的感觉，“有了这种感受后，人的危机感反而慢慢没有了”。

“严格来说，这次提交的论文，AI还不够不上第一作者。AI第一作者，我觉得更应该强调它作为一个原创idea的第一作者。”在董辉和孙铭阳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依然是人类带着AI“跑”。

但董辉也意识到，AI的局限可能也跟人的局限有关。“目前人机协同的时间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在努力让机器跟我们‘同频’，这样才能产生出来那种突破性结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在张治看来，这场实验的终极意义，远超“署名之争”，而指向未来人才的核心素养，“人类的竞争优势不在执行力，而在创造力、连接能力和对事物的深度理解，最终的问题将要抛给教育。”

旧有评价体系已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建立。2026年初，征文大赛将角逐出名次，尽管最初所期待的“爆炸性成果”尚未出现，但另一种“爆炸”或许正在发生。

实验结束了，新的问题才开始萌发。（实习生于金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